群經識小

羣經識小附錄卷六

論語

高郵李惇著

今所傳論語本較釋文多異如患不知人也釋文無人字奚其爲爲政下釋文有也字吾與女釋文作爾巧言令色足恭章釋文云一本此章首有子曰字恐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文三人上有我字必有作必得子疾病子路請禱鄭本無病字釋文云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子有亂臣十人釋文無臣字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無進字季

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釋文無季字亦各言其志也釋文無也字吾得而食諸釋文吾字下有焉字子言衛靈公之無道釋文作子曰邱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無爲是二字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無後世二字是魯孔邱之徒與釋文作孔子之徒與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不弛葢今本與唐初之本又多違異也

孔子生卒

集注序說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生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案公穀書孔子之生皆在襄公二十一年穀梁書於十月之後是也公

羊傳書十一月庚子一字衍文乃傳寫之誤觀下書十二月庚辰朔及陸氏釋文可見史以爲二十二年非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推長歷四月無己丑己字乃乙字之誤葢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依夏正則在八月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卒依夏正則在二月歷年凡七十四也

北辰

天行至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爲極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

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本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五星右旋皆還繞此極也

孝乎惟孝

古本以孝乎惟孝爲句白虎通後漢紀以及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卿大夫孝傳贊皆用其語自古文尙書出並改論語句讀以就之不知書云爲句自是引書常法若單拈一字以唱歎之則古未有是也蔡邕石經作孝于惟孝乎字可讀斷于字亦可讀斷乎

八佾

隱五年傳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疏引服

虔云每佾八人杜解云人如佾數二說以服爲長如士止四人豈復成樂邪顧亭林引女樂二八以駁之是也

繪事後素

案考工記所謂素功謂白采也青赤黃白黑謂之五采故白亦采也鄭注後布之恐其漬汙也謂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後以白采加之所以云後素功也今以素爲粉地與考工之文風馬矣

使民戰栗

案陸氏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於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宰我

之對本自切當但不當附會使民一句耳魯以相忍爲國哀公儒弱尤甚不能制其强臣而徒望其威民何爲夫子所以責之也

反坫

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間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案古注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聘時奠圭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從土乃築土爲之爾雅垝謂之坫内則士于坫一凡土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

木鐸

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南容

南宮縚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即仲孫閲

又一人也昭十一年傳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稱敬叔者蓋孟懿子之弟也

瑚璉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

甯武子

武子保身濟君事見僖公二十八年及三十年傳蓋晉文出亡過衛而文公不禮及五鹿至乞食於野人此舊怨也及反國創霸之時衛成公適從楚伐曹之役衛又

不許假道此新怨也但城濮之捷衛已出君而使叔武受盟受盟之後晉已復衛侯矣不意成公無道未入國旣殺無罪之元咺子旣入又殺孝友之叔武元咺挾其私讎以告於大國晉人借其新釁以報其舊怨斯時爲武子者欲爲君地而君之理先不直外制於强晉怨結於元咺蓋已知身之不能保君之不能濟矣幸而晉憐其忠醫薄其酖獄中之衣食得以親視衛侯之納玉得以見從此武子意外事也謂其必能保身濟君是照管不可及不照管愚字矣

爽齋

孤竹君殷時諸侯墨胎氏依陸氏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皆謚也漢地里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今北直永平府

怨乎

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至漢雋不疑猶引此以斷衛太子之事則在春秋時可知矣然蒯聵之廢宜也輒之立亦宜也以靈公而廢蒯聵蒯聵無辭以輒而拒蒯聵則輒將何以爲心矣此怨乎一問最爲深切也

葉公

葉公是楚國第一流人物賢智素著觀其定白公之亂已得大凡此番問孔子於子路斷不可唐突葉公爲門外漢也集注後一說最是觀下節夫子之言可見

泰伯

金仁山曰案詩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基之且遷岐在小乙之世至高宗而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方奔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決無是理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

是以不嗣顧亭林曰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與魯頌誇張之說實屬風馬集注誤合爲一者杜解誤之也

大宰

閭百詩曰大宰鄭康成以爲吳大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大宰大宰嚭悅故以大宰屬吳然陳亦有大宰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

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也集注不當遺之

縕袍

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案爾雅襺卽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如今之絲綿是也鄭謂纊爲今之新綿縕爲今之纊及舊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綿而粗者爲纊古今語異也疏說未明畫集注以縕爲枲蓋本漢蒯通傳束縕請火之說然以枲爲著恐其

太寒不如仍從許鄭諸儒之說以爲舊絜也

入公門章

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也諸侯無臯應二門其庫門卽郭門也路門以內卽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此云入公門謂雉門也

門有兩扉在西者爲左扉常闔不啟惟大賓至乃啟其餘君臣出入皆由右兩扉之中有闑其兩旁皆有棖君由門中行臣則偏於門之西傍中闑而行也

門屏之間謂之宁君日視朝處也視朝不過俄頃過此則爲虛位堂路寢堂也君視朝後退適路寢聽政大夫

有事入告則由路門入過位升堂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正謂此也出者入告畢而趨出路門也復其位復過君之虛位也若泥定其字以爲己之位又何必跛踖乎

圭

周禮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注云璋以聘后夫人疏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者桓圭以下也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案此所執之圭即瑑

圭也瑑圭亦須自典瑞不得以桓信等當之且聘禮以還圭璋爲重禮若是封國之圭何得不還而乃以還爲重禮乎朱子集注雖沿包咸之誤然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何不追改集注耶

帷裳

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旁爲襞積卽今衣摺也縫在摺中至深衣之類則斜裁之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則腰半而齊倍所謂省所當省也

食不厭精

鑿通作糳說文云糲米一斛舂米九斗釋名云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皆有定名然此處與細字對文卽作活字亦可包精鑿也

膾不厭細

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蓋烹飪旣興凡肉皆從火化惟膾則用生肉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必切之極細乃易熟若粗則不能急熟故害人也案不厭二字祇作以是爲善解便足不必

又周旋必欲如是一層也

必與瓜近

必字從八弋篆文作[illegible]與瓜相近而誤

君祭先飯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謂君命之祭必先飯以示不敢當客禮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嘗嘗羞臣既不祭則不必嘗俟君食然後食也此節既言君祭

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者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集注未明晳

行行

行字古音平聲入陽韻去聲便當入漾韻其轉入庚韻者後世之音也

吾與點也

三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志却是別調夫子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眞樂在己者可憑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感也集注索之太深亦不免於夸矣

司馬牛

哀公十四年桓魋謀弒宋公公伐之魋入於曹以叛曹人叛之遂奔衛復奔齊蕃魋受寵於公背恩謀亂其兄向巢其弟子頎子車皆與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案向魋既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

有若對曰節

注魯自宣公稅畝案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穀皆以爲

履畝而稅蓋以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擇其精者征之惟左傳有穀生不過藉之說杜氏因以爲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亦不知餘畝何指集注因下文二字復以爲逐畝十取其一不知十分取二是哀公時事未必宣公時已然也得毋自宣公後積漸而致也歟

盪舟

陸地行舟事之所無說者多以罔水行舟傳會不知是孔傳之謬案鄭注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蓋即從流忘反之意又案汲郡紀年載㚏與斟鄩戰覆其舟說與楚詞天問同乃

所謂盪舟也論語集解所載孔注多涉淺陋疑非其真作孔傳者遂以此解尙書集注又取其說以解論語均失之矣

集注羿滅夏后相而篡其位案夏后相啟之孫仲康之子也襄四年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哀元年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是滅相者寒也而非羿也

諒陰

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陰亦作闇闇即廬也謂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注云所

謂梁間也

卷懷

集注如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案甯殖當作甯喜孫甯逐君事見襄公十四年蓋衛獻公以無禮輕卒見忌于大臣孫文子欲逐君訪于伯玉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公既出奔衛人立公子剽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君二十六年喜復訪于伯玉伯玉拒之遂行

竊位

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

事正作一反照

五世四世

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左傳謂襄仲殺惡及視公羊傳曰卒者孰謂謂子赤也集注葢從公羊

宣公廢立襄仲主之季文子輔之故宣公之初大權皆在襄仲仲卒公孫歸父猶有寵至宣公之卒季文子逐歸父而大權歸季氏矣祿去政逮是一串事去公室則入私家矣此論葢發於哀公初年五世則成襄昭定哀四世則文武平桓也

昭二十五年傳云政在季氏三世矣杜解文子武子平

子知悼子未立不當數之也

一　齊人歸女樂

注引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案左傳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儀蓋上相當用卿孔子是時爲小司空是下大夫以其知禮故使相儀所謂攝行相事謂此耳非使爲卿也十二年墮郈墮費夫子實與其謀亦因郈費方叛而二家從之耳齊以女樂沮孔子因夾谷之會齊未得志恐魯遂用孔子耳史所云爲大司寇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皆非事實也

　　稷

耕是一事覆種又一事不應一刻之間旋耕旋覆種也案櫌有二義孟子播種而櫌之說文徐注謂櫌爲摩田器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此處之櫌卽齊語管仲所云及耕深耕而疾櫌之以待時雨韋注云櫌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櫌之注櫌鋤也史記龜筴傳耕之櫌之鉏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在布種之前也

虞仲

以虞仲爲仲雍自班志始然泰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

顛倒次序仲雍爲吳之君不當稱之爲民亦不得爲逸
旣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
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
夷逸朱張之比耳

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
飯大夫再飯此不言初飯者魯侯國不得比於天子之
制與或有其人而此時未去與

權量

日知錄曰權量皆古小今大至唐時則一斗當古三斗

一兩當古三兩覲孔疏及通典史記正義其說皆合案沈括筆談載唐斗於宋秖得十之九又案元史宋斗視元秖得十之七通計古十斗於元止得二斗一升也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六

羣經識小附錄卷七

高郵李惇著

孟子

序說云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遊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日知錄曰史記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當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公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今案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地於秦今案孟子書惠王自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据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襄王元年又二年燕噲讓國於子之又二年爲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皆合然孟子在梁不久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竊謂顧氏之說確鑿可據

河內河東

河內河東皆指黃河而言也河自今大同府之西自北而南今平陽府蒲州府等處皆在大河之東卽漢河東郡地也自華陰折而東流過底柱孟津自大伾又折而北流以入海今懷慶府一帶正在大河環繞之地故曰河內河南則爲河外矣

西喪南辱

集注後又數獻地於秦此襄王五年七年事與楚將昭陽戰此襄王十二年事依史記皆在惠王後若從紀年之說以襄王十六年爲惠王改元之年則皆合矣

轉附朝儛琅邪

轉附朝儛二山在今萊州琅邪依注爲今沂州府地皆齊之東境也漢郊祀志琅邪在齊東北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與此南字不合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琅邪三月即此琅邪也今諸城縣東百五十里有琅邪山

萬鎰

鎰與溢同儀禮鄭注云二十四兩曰溢趙注云二十兩誤萬鎰是極言其多集注云愛之甚也正以其貴耳蒙引以對下治國家而曰雖萬鎰之少則文義不通矣

齊人伐燕

史記以伐燕爲齊湣王事然孟子未嘗事湣王自當以孟子爲是

置郵

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矣集注郵馹馹即驛傳遞馬可釋置字不可釋郵字也

夫里之布

顧亭林曰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

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布泉也康成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此里之布也所以罰游惰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此夫之布也所以賦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者也曰掌其九賦者言閒民不獨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也案此則夫里之布皆有著落集注止引載師文而以爲夫之征誤矣

集注市宅之民仍以廛爲市廛亦非也此五條曰天下之士天下之商天下之旅天下之農天下之民較然分明不如作民廛說爲得蒙引以願受一廛而爲氓釋氓

字致確

持戟之士

持戟之士葢侍衛之兵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若以爲戰士則軍有常刑不待問矣

季孫子叔疑

趙注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宋時皆封爲伯不知其無是人也集注以通節皆引季孫之言比趙注爲得而云不知何時人葢其慎也今案季孫當即魯之季孫子叔氏亦魯之世卿也陳曙峯世族譜云叔肹爲魯宣公母弟其子名嬰齊是爲子叔聲伯聲伯子叔老是

爲子叔齊子齊子子叔弓是爲子叔敬子敬子子叔輒字伯張輒弟叔鞅鞅子叔詣昭二十五年見穀梁傳作叔倪詣倪疑三音皆相近子叔當卽叔詣歟詣以昭二十九年卒無不用之事詣之後有叔還叔青還爲叔弓曾孫青爲還子不用而使爲卿之事亦不可考矣叔詣之時季孫爲季平子平子逐昭公叔詣實心乎公室者穀梁傳叔倪之卒季平子曰叔倪無病而死是天命也其不滿於倪可知與此節語亦合季孫其殆平子與不可悉知也要之二人皆爲魯人無疑

之楚過宋

自滕至楚皆由東北而西南宋亦在滕之西南其爲迂道無幾但不見孟子即由彭城南下不必至宋之國都即以爲迂道見賢可也

諸侯耕助節

說統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見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下又是孟子解禮

六律五音

史記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黃鐘之數八十一倍之爲一百六十二是倍其實也以三除之得五十四是三其法也林鐘之數五十四四

之爲二百一十六是四其實也亦以三除之得七十二是三其法也餘皆仿此所謂三分損益也律呂相間爲圓圖自黃鐘左旋至林鐘林鐘左旋至太簇皆隔八位以下仿此所謂隔八相生也黃鐘宮八十一生林鐘徵五十四林鐘上生太簇商七十二太簇下生南呂羽四十八南呂上生姑洗角六十四姑洗下生應鐘則爲數四十二又三分之二不成整數此音所以止於五也以角之六十四九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變徵二聲變宮得三百八十四變徵得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全律之聲爲正聲半律之聲爲子聲以還相爲宮之說通之十二律皆可爲宮可作圓圖照相生之序衍之但黃鐘大呂太簇三律爲宮則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可不用子聲若餘律爲宮則商角徵羽或長於本律則不得不用子聲所謂半律以濟其窮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進退無禮蒙引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困勉錄謂前說可該後說不若存疑專主前說爲是愚案事君無義未能以道事君也進退無禮未能不可則止也時解專主蒙引後說大非

諸馮負夏鳴條

諸馮金仁山謂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今蒲州府永濟縣是負夏衛地史記五帝紀云舜販於頓邱就時於負夏鳴條爲湯與桀戰處在今解州載記竹書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與孟子異

禮爲舊君有服

檀弓正義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

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惟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歸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外未絕者言爵祿尙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並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惟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

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違大夫之大夫皆得反服其得爲反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君或避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對齊宣王云云與雜記同也案此疏辨析明暢則此章所云與檀弓雜記正合足補儀禮喪服之不備而與喪服三條皆不相涉集注當引檀弓雜記以證之而不當引儀禮也

詩亡

潛室陳氏曰雅詩多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公卿大臣規誨獻納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

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當是其長子也古者長子承祖父爲之服斬衰故公卿皆往弔焉俗解不知古禮解作有爲人子之喪則檀弓子路有姊之喪亦將曰有爲人姊之喪乎可發一粲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進右師進之使就己位也與揖巫馬期而進之進同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相讓則揖進人則揖與言則揖

故兼言指

樲棘

趙注云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集注因之然案爾雅釋木云樲酸棗注云樹小實酢則酸但釋樲字於棘無涉釋木又一條云終牛棘注即馬棘也當引此以釋棘字樲棘二木不當混而爲一也

淇

閻百詩曰趙注云淇水名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濵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

衛之瞀也此解淇與河西甚明確葢古者河自大伾而北河之東爲齊地河之西則衛地也又案大河自塞外入中國自西南而東北又自北而東又自東而南又自南而東又自東而北入海其最外大河之西則爲甘肅省地漢河西五郡是也其自河南朔方折而南流者河西爲今陝西地河東爲晉地魏嘗獻河西之地於秦是也其自大伾折而北流者爲今衛輝府地此河西是也

華周杞梁之妻

杞梁華周戰事見襄二十三年傳又說苑云杞梁與莒戰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

崩案左傳戴記說苑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連類而
及如禹稷過門不入耳

南陽

南陽恭齊地與魯接者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啟南
陽杜解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蓋在太行山之南河
之陽也又襄二十三年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杜
解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蓋在太行山之東河
之陽也此云南陽蓋在泰山之南汶水之陽即汶陽之
地也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
而城魯注云南陽齊下邑疑即謂此也

軔 同仞

夫子之牆數仞集注云七尺曰仞蓋用鄭康成說也此云八尺曰仞則用爲孔傳之說非是蓋古人尺度皆取則於身地官媒氏注引雜記謂八尺曰尋程易田語余曰人兩手横度之則有八尺竪度之祇七尺故度廣曰尋高深曰仞其說精當之至

王子有其母死者

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

亦不敢服也無厭於嫡母之說集注誤矣

男培棨敬鐫

羣經識小卷七

羣經識小補遺卷八

高郵李惇著

愻譌爲遜

遜遁也愻順也古字並作孫後有愻遜二字一从辵則爲遁一从心則爲順字形文義皆截然不可混說文心部愻字下云順也唐書五品不愻此古文也後人並改作遜而經典中遂罕見愻字矣

金縢大誥康誥三篇

流言之後周公避位居東風雷之後周公奉命征東金縢大誥文序顯然詩鴟鴞之篇周公居東時作也東山

征東後作也書言我之弗辟周公有不得不避之嫌也然流言之起莫能得其主名及居東二年審其出於管蔡故作詩貽王不忍直斥管蔡而歸罪於殷曰既取我子且逆知大義滅親不能曲護故傷心於骨肉之恩勤鬻子之閔憂也二子爲輕王室爲重故曰無毀我室且恐孺子無輔綢繆未至不能免其室家而已之嘵嘵不能已也及成王迎公輔政三監卒叛乃奉王命誅之前此公固未得而誅之也公既東征破斧之詩乃作鄭氏以成王誅周公官屬鴟鴞之詩爲之請命殊失詩意伐柯詩箋謂成王既感雷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惑於管蔡亦非伐柯以下三篇皆美周公之詩故附於破斧之後而伐柯九罭二篇皆周公居東王未悔悟之時所作耳觀

豳風次序及其辭義皆與尚書相符則周公之居東征東益鑿然可據矣

武庚既誅命微子繼殷後故作微子之命以殷餘民封康叔故作康誥三篇此亦一定次序葢懲武庚之亂而知河北之地不可復畀殷後故改封微子於宋使居東都下游商邱亦殷故都也武王三監以周公輔相王室康叔尚幼故依次用此三人敗壞之後以親以賢周公之外無踰康叔故以殷之故都封之使主北方諸侯鄭氏以大國方五百里不當以殷千里之畿封之不知邶鄘衛三國固不滿五百里也禍亂初平任大責重天下之安危係焉故三篇誥戒甚詳康誥篇首

言營洛誥諸侯之事蓋作洛者武王之本志克商後未暇及此使管叔居管(今鄭州是)蔡叔居蔡(今上蔡蔡仲之封卽叔之故國)霍叔居霍(今霍州霍叔之罪輕故罪其身而不滅其國)以監制武庚地理志言邶封武庚管叔居鄘蔡叔居衛以管蔡與殷並爲三監非是今武庚已死殷已改封管叔蔡叔皆誅而梗化之民亦欲遷之使離故地則基謀作洛其事自不可緩大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此云初基鄭氏引釋詁以基爲謀榷指其事與封康叔事正相首尾蘇氏以爲洛誥錯簡非也誥命諸侯及多士多方諸篇皆周公述成王之命而此云朕其弟者家人骨肉之

誼非他篇可比觀篇中云不廢在王命乃服惟宏王亦惟助王宅天命此皆周公之辭若王自誥之不當作此等語矣其曰乃寡兄勖謂武王也寡兄之寡說見下康叔受封條下其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尤見同母兄弟公忠體國之意故春秋傳曰惟周公與康叔爲相睦也康誥一篇多言刑罰衛邦新造非刑無以弼教先以明德告以恫瘝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惟曰未有遜事恐其任意濫刑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淫酗之虐漸染已深故羣飲必殺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梓材篇告以作室稽田梓材而治國之說備矣今王

惟曰以下乃言先王造國艱難後王當任和懌先後之責而康叔爲監當體先王之意以保王子子孫孫萬年之基是三篇相爲首尾前四十八字序營洛建侯之事後八十六字告以治國輔王之責首尾相銜詞完義備後儒不得其說槩以歸之錯簡豈伏生所傳安國所讀率皆錯亂無紀耶如此讀書亦不免鹵莽矣

康叔受封

武庚既滅乃封康叔考之傳記其說皆同不獨書序爲然也周公與康叔至親雖奉成王之命而仍以己意戒之稱之曰弟曰小子以致其懇至之意其云寡者渺焉

寡儔之意不必皆作寡德解也詩曰刑于寡妻顧命曰無壞我高祖寡命豈亦謙詞耶且玩篇中不廢在王命乃服惟宏王亦惟助王宅天命朕心朕德惟乃知等語尤與周公語氣相合

奄滅而後封魯蒲姑滅而後封齊唐滅而後封唐叔苟無其地雖元勳懿戚亦止食采畿內而已況宋衛之封在黜殷後尤彰明較著者乎武王伐商誅其君而不滅其國武庚之紹封自若也若其不叛殷命可無黜矣既有三監監之又裂其地以封康叔何爲者耶儒者釋經須參攷時勢不當執經文一語以斷之也

稱康叔曰孟侯孟長也葢方伯之任東土初平民心未壹故三篇誥戒甚詳酒誥王若曰釋文云馬本作成王曰亦一證云

劓刵

康誥劓刵人今孔傳云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疏云刵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曰劓刵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案呂刑劓刵乃有苗之法未可爲據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葢本僖二十八年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則鄭本疑當作刖傳望文爲說非也

臬司

汝陳時臬司疏云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案疏言準限者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周禮以土圭求日影樹八尺之臬亦準意也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臬門橛也與門限之閾相連是限意也今按察司名臬司葢本於此

軌牡爲韻

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从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謹案毛傳云

由輈以上爲軓陸所謂依傳意定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爲軓是轍迹不可言濡軌是軾前又云車轊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說文訓爲轍迹者中庸車同軌是也若少儀左執轡右執箭祭左右軌范乃飲軌范並言則顯然兩物矣下注云軌謂轊頭也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同謂轊頭也合兩處觀之葢記之左右軌與大馭之兩軹皆謂車轊頭也轊頭在軓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轊頭不必作軓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節鷕瀰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从軓則走矣無是理也此

處訓詁當用鄭車轄頭之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最
是但訓軌爲轍轍乃是車之迹非車上可指之物則不
可以言濡矣

蕳

陳風有蒲與蕳傳云蕳蘭也箋云蕳當爲蓮以蓮與荷
菡萏一類也但蕳與蓮不相近蕳字韓詩本訓作蓮鄭
亦不當復破經字葢鄭意謂毛傳蘭字訓當作蓮耳一

家伯維宰

皇父卿士集傳云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
之事也或曰卿士卽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士中

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
也葢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謹案朱子因
下有司徒冢宰而皇父之權又在二人之上求其官而
不得遂不得不以意爲之說然謂六卿之外更爲都官
則於經傳實無所據若上士中士兼總六官則古今皆
無其事也公羊所謂宰士蓋以春秋之例上士中士書
名宰咺書名則非冢宰未嘗言其兼總六官也周公以
蔡仲爲己卿士周禮畿內之國得有孟仲二卿特爲己
之私屬亦不能執王朝之政也今案卿士者執政之通
稱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諸侯亦得入王朝

爲卿士詩序云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春秋隱公三年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杜解云卿士王卿之執政者八年傳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杜解云周人於此遂畀之政即是觀之則司徒即卿士也下云番維司徒而皇父在其上此卿士即冢宰也若家伯冢宰古本本作家伯維宰其所謂宰或小宰或宰夫耳非上士中士也自傳經者以維宰譌爲冢宰而文序紊亂即朱子亦不得不爲所惑可知經文譌字貽誤經學不小

誤文

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與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同也然如鄭箋言先祖非人乎則太悖矣正義言出悖慢之辭明怨痛之甚亦不得已而爲之說也竊謂人字當是仁字之誤

鞞琫有珌

戴東原云瞻彼洛矣二章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䆁梁傳內珌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韎韐有奭耳奭亦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葢其所見

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奭有珌猶曰奭然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誤會毛傳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琫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珌乃轉寫致譌無疑謹案左傳藻率鞞鞛釋文云鞞鞛刀削之飾亦言鞞不言珌也

姜嫄

履武之義諸說紛紜毛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齋敬也鄭箋云帝上帝也郊禖之時有

大神之迹美嫄履其拇指之處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周本紀云姜嫄爲帝嚳元妃美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王肅引馬融云任身之月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謹案毛傳亦信履迹之說果如其言求子而得何爲棄之下傳言棄之之故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夫上帝不言帝嚳何由知上天之意而順之順天之意何必棄之若謂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則天位自當有屬何爲舍元妃之子而立荒淫之孽邪毛氏

之說不可通矣馬氏遺腹生子亦求其故而不得之說王基孫毓辨之詳矣惟鄭氏之說與史記合然史謂姜嫄以爲不祥姜嫄爲嚳正妃其有身也由天由人無從分別鄭氏足其說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蓋更申言所以以爲不祥之故也說較密矣而於事理未盡夫所謂肅戒不御者在旣震之後而不在方歆之時開闢之初自有氣化旣有男女以後無不由人道而生者而婦人之有身非可預必卽實由人道亦必在月餘之後緜知有身而後肅戒不御況僅僅如有人道而卽以告之於君肅戒不御君亦信之此似不近人情也且如

其說驗之而信更當神而寶之何乃棄以異之即偶一棄之亦不必再三置之必死之地也假令牛羊不字鳥不覆翼不將失此靈異邪竊謂周人有妣而無祖故周與魯皆特立姜嫄之廟周禮守祧八人祖廟七合姜嫄廟爲八也而生民閟宮皆特言姜嫄之神靈有妣而無祖也其無祖何也非無祖也其祖茲微者也微者亦祖而不以爲祖何也曰其名失傳也姜嫄之名著而其夫失傳何也曰姜嫄者有邰氏之女誕生后稷育而長之繼封於有邰其夫或早卒有邰之國或亦絕而周之基實開於此故姜嫄之名特著也后稷既長而姜嫄不以告之何也曰諱之也

其諱之何也曰合之不以正也姜嫄賢妃而不以正何也曰此與楚子文之母相類亦古之常有也男女人之大欲少偶越禮長而悔之因而諱之託為神異之說以告其子亦情也䢵氏之女終歸伯比而姜嫄不歸其夫何也曰絕之也䢵子女不絕伯比而有邰氏絕之何也曰父母情性不同古今風尚亦異子文之棄一鬬虎乳之異而卽收之姜嫄之至再至三必欲寘之死地其情亦異也姜嫄諱之而后稷終不有父何也曰不可得知也其不可得知何也曰或早卒也或不容於有邰氏而不知其所終也漢霍去病既為驃騎大將軍而不知為

仲孺遺體其事亦類是矣周公作詩亦託於荒誕之說何也曰立言之體當然也帝王之興每稱符瑞既求其祖而不知而神靈之說相傳已久非周公之造爲詭異也然則周人之禘帝嚳何也曰其父或高辛氏之胄也美嫄雖諱之而后稷或知其爲高辛氏之子孫故周人遂以爲祖也至謂美嫄爲帝嚳之妃后稷爲帝嚳之子則斷不可通矣

明堂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逸周書明堂篇云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逸周書云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逸周書無九采之國五狄下云四塞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餘並同）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

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逸周書同大戴記亦有此語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樂記祀乎

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上明堂正文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

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以上明堂附錄

明堂之禮有三一曰會同戴記明堂位逸周書明堂篇所載是也一曰聽朔玉藻月令所記是也一曰宗祀孝經樂記祭義詩序所言是也明堂之設所從來遠會同聽朔前代所同宗祀之制則周公以義起之也三者之外無餘事矣以上明堂典禮

明堂之制著於考工記記文簡貴詳畧互見三代損益名有世室重屋明堂之異度有以步以尋以筵之異崇有三尺一筵之異脩有二七七尋七筵之異廣有四分脩一七分脩二之異室有三四步二筵之異而其爲五室九階二十戶四十窗則皆同也室有五何也象五行之位也階有九何也三面各二南面三其中一階王出入所由也且三公之位之所取節也室有四戶何也取其洞達也四旁有夾窗何也取其光明也堂上室雖有五而四戶洞開有窗無壁堂之四面又無垣墉明之至也其堂之脩廣並室之基言之何也曰創也凡寢廟之

制皆前堂後室明堂則八方闢達凡堂止一面明堂則四面如一故創爲此制與凡宮室皆異堂有五室其無室處皆堂也堂之爲地居全數四分之三合五室所占之地不過四分之一以夏制計之脩廣之數當得積尺八千八百二十五室所占僅二千一百八十四尺周制脩廣之數當得積尺五千一百零三室廣二筵脩當二几計五室所占之地僅一千二百六十尺故合而言之一室居中取中央之義也其四室居四隅而不居四正何也曰不可也五室以太室爲主太室四面皆可爲堂若當四正則有室而無堂矣且朝會之時四門之外皆有列位若當四正則其遮隔甚矣故必列在四隅令其與中室判不相屬以周制言之四室之東西各餘半筵

之地其中間相距可得三十六尺四室之南北各餘三尺五寸其中間相距可得二十八尺其四室之內角距太室之角以句股計之可得一十一尺五分尺之二有奇若夏制則四室東西相距可得五十一尺南北相距可得三十九尺四室角與太室角相距可得一十四尺三分尺之二有奇然後五方洞達四面朝會者皆得環而相鄉也堂之下有庭庭之外有四垣周之以白盛蓋飾垣四面有門其南門外復有應門門之堂室脩廣亦取節於堂堂廣九筵三之二則六筵也脩七筵三之二則四筵又三分筵之二也以其廣三分之一爲門兩旁有室曰三之一則室廣亦二筵也夏制亦可類推其地則在南門之外淳于登之說得之此明堂之制之大略也以上明堂制度

或曰明堂聽朔之所也攷工言五室而月令分太室一太廟四左右个各四何以配之曰此第求之五室而已足也月令之說不過順時其所謂居亦止聽朔時暫居之度不過崇朝而反也王之聽朔皆在五室之中隨時而居其室室有四戶闔其三而啟其一蓋朝會之時則戶必盡啟聽朔之時則各從其方事之宜也中一室對四室言則曰太室以其爲宗祀之地故曰太廟其云青陽太廟者猶云鄉東之太廟也三方仿此其云青陽左右个者猶云青陽之左右室也三方仿此大射儀有左个右个鄉射記云東方謂之右个是个亦活字也五室凡二十戶其應時者十二太室四四室鄉外各二四

仲之月皆居太廟之中而啟其當方之戶四孟四季之月於四隅之室亦然（中央則當盡啟其戶然無聽朔之事月令亦虛存其位耳）順時布政事畢而退如此而已何事紛紛多其堂室乎

或曰明堂鉅典也二筵之室不已隘乎曰此無所用廣也會同之時諸侯皆列堂下聽朔之時天子暫居室中惟宗祀之典較繁然配享上帝於郊爲文於廟爲質非如禘祫之制羣主羣尸紛紛並立有事神於室之禮也自漢以後宮室日侈繁儀日盛有十倍於古者矣李景伯王介甫輩據後代之制而以律三代不亦過乎

或曰子据考工記以釋明堂似矣大戴記獨不可信乎

曰大戴記乃漢儒掇拾之書雜記古禮所聞異辭胡可與考工比也且是篇尤爲厖雜畧爲論之其不可通者有五既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又云九室七筵之地連爲三室界畫難分一也既云九室又云十二堂不知九筵七筵何以容之二也九室三三平列遮隔已甚不知四面如何朝會王立何處三也宗祀配帝不知當在何室王行獻禮不知當在何地四也除四面十二戶二十四牖外其餘二十四戶四十八牖不知何所用之五也其貽誤後人者又有五既云明諸侯尊卑又以爲文王之廟遂啟杜氏訓明堂爲祖廟之誤一也又以爲天子

之路寢遂啟鄭氏大寢明堂同制之誤二也又云外水曰辟雝遂啟蔡氏明堂辟雝爲一之誤三也朱草蒿宮近於夸誕適啟後人封禪祥瑞之侈說四也有天災則飾明堂更涉矯誣適啟後世土木厭勝之邪說五也古制湮沒復生異論後之學者橫亂於中展轉沿誤謬戾無窮治絲而棼非斷之不可矣以上明堂辨難

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注廟如天子之制蓋言其體制之崇非謂太廟明堂同制也左氏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古者賜爵祿於祖廟蓋假先王之靈以命之明堂布政之宮且爲祀文王之所即於此策功行賞

自無不可服杜直訓爲祖廟者蓋誤於大戴之文賈蔡諸儒之舊說耳孟子時齊宣王欲毀之明堂蓋朝諸侯於方岳之處略如覲禮所載祀方明之宮名雖相襲制則殊也若其餘傳記所引不見於經可無論矣以上明堂餘論

軫

車軫四尺鄭注云軫車後橫木也加軫與轐焉注云軫輿也輿人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云軫車後橫者也輈人五分其軫閒賈疏云軫閒卽輿廣也軫之方也以象地也疏云軫之方是據輿而言軫者輿之本也謹案輿下四面皆有木以記文加軫與轐弓長庇軫及軫

間軫方觀之則軫乃輿下四面之木合而收輿者鄭氏專指車後之木似誤賈疏亦依違其說不加糾正葢疏家之體然耳詩小戎俴收毛傳云收軫也正義云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四尺四寸比之爲淺故曰俴收收者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也觀詩傳及孔疏鄭氏之誤明矣

鄭氏以軫專指車後人多知其誤者而不究其所以致誤之由輈人云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氏以軫圍與人既言之輈與軸下文又言之因以此衡任者爲衡

而任正者求其物而不得故分輿下之木爲二而以左
右前三面當之注云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
也夫旣以輿下之木爲任正者則輿後木亦是任正者
乃獨以後木爲軫三面之木爲任正者此何說耶且如
鄭說獨指車後之木爲軫則其木當大於三面之材今
軫圍止尺一寸而三面材乃有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更
屬不合不知記所謂任正者乃指輈非指三面之材也
戴氏考工補注曰輈卽所謂任正者軸卽所謂衡任者
其說是也葢所謂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者卽
下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也下云參分

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頸與踵爲地無幾則其餘皆如當兔之圍也曰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者卽下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也軸之長丈二尺有奇而取軫閒爲度者主乎所任而言也任正者云十分其輈之長必指輈之全數乃得其度衡任者云五分其長則但就所任而已得其度也記中言以其一爲之某圍者凡十數處未有空言以其一爲之圍者此二句皆空言知其卽指下數句也任正者既有所屬不必以輿下之材强分作兩樣名目矣

輈入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軓與大馭祭軓之軓禮記

少儀祭左右軌范之范及詩陰靷鋈續之陰並同先鄭謂軾前者是也毛詩傳云陰揜軓也鄭氏箋詩亦云揜軓在軾前垂輈上𨌲輈之長通十四尺四寸其四尺四寸在車箱下軓前隆曲而上者長十尺也鄭大馭及少儀注亦無異說此處注云軓是軓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𨌲亦因誤分軫與三面材爲二又見故書作範故誤爲此解耳

軹

車上之軹一名而三物其一爲車輢下之植木橫木輿人云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是也其一爲車軸之末

出轂外者輪人云六尺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軹及夏官大馭云右祭兩軹又秋官大行人云公立當軹是也其一爲轂內之小穿輪人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是也車闌之軹及轂穿之軹注無異說惟軸末之軹後鄭頗有異說軹崇三尺有三寸先鄭云軹害也謂之庇軹後鄭云轂末也此軫與轐并七寸杜子春云謂覆幹也案幹卽摯也軸之出轂者謂之害設摯卽於害杜與先鄭之說一也後鄭注禮記少儀祭左右軌下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則與先鄭之說

合此處不從先鄭而謂軹爲轂末者以下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軹兩轂之末相去已丈一尺六寸六尺之弓倍之爲丈二尺并部廣六寸止有丈二尺六寸又有宇曲之減則六尺之弓止能庇轂末𨊠在轂外不能及也其說比杜及先鄭爲較畧矣然以軹崇而言則軸在轂中其徑圍小六尺六寸之輪可於軸末取半賈疏云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若轂末則其徑圍廣其崇當不止三尺三寸矣且云加軫與轐焉轐在軸上軫在轐上其當指軸無疑若轂末則旣不在軫下且與轐迥不相涉矣以車弓而言則輪之廣小於軹軫之廣小於輪卽弓之

長短言底之廣狹正不必分寸求合以定軹之爲轂末使兩處注自相牴牾也

轂三尺二寸在車箱下者七寸在車箱外車輪內者七寸在輪外者一尺八寸轂之末則有䡴以制之先鄭之所謂軎杜子春之所謂𨍏與後鄭所謂轂末相去不過二寸許且轂末有鎋以約之謂之輨又謂之軑不必强謂之軹釋名云軹指也象指出於轂外也其說亦與軎合

後鄭算車弓覆轂末之數可謂核矣然記文止云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

欲卑而已後鄭謂六尺之弓上近部車者二尺是也其曰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則亦以已意爲之說耳若爪末下於部一尺亦豈不可爲宇曲乎以一尺爲句四尺爲弦則股面可得三尺八寸有奇如此則可以覆幹而兩旁宇曲亦不至蔽目矣

鄭注輿人之軹云輢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鄭所謂轂末葢指轂之出輪外者也轂之内尚有小穿亦名軹鄭豈謂轂内之釭亦在轂末遂混而爲一乎此亦似欠明晝

萬之以眡其匡也

輪人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鄭注萬之句云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剌也注水之句云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注權之句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謹案鄭注萬之水之二句皆未㥦當注云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釋文云萬姜禹反以二說證之則萬字卽矩也鄭意以輪取其圜不取其

方故訓萬爲萬蔞匡正也萬蔞非取正之器故訓匡爲匡剌然如鄭說以萬蔞運輪上則是平以取準與下水之無別矣鄭又以水之以眂其平沈之均乃取其分兩之均非以水取準故注云平沈其輪無輕重然同是輪也旣漸之水而平沈均則不必更權其輕重矣上注云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下注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二句有何別邪竊謂規以取圜矩以取方然二者常相爲用輪旣圜矣又必以矩四面度之然後可以取正則萬字仍當作矩解輪不取方故變文而言正也縣之以眂其輻之直卽上揉輻必齊也水之以眂其平

沈之均卽上平沈沈必均也所謂平沈者乃言輻非言輪也水之旣可以知輻材之均卽可以取輪面之平蓋規以取圜萬以取正縣以取繩之直水以取準之平量以取大小之同權以取輕重之侔所謂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者正合規萬準繩量衡之名與輿人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文意正同注忽閒以萬蔞殊爲不類且圜直均同侔等字皆言其善匡字獨作匡剌解亦殊不合

衣裳

喪服記注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

案此則吉服喪服裳制同也惟深衣長衣中衣則十二幅記又云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注言廣尺當是橫幅綴於衣下釋曰謂衣要也衣與裳皆有要以其接於要中故名之曰要也云帶者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者也云衣帶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若橫則隨人粗細也云足以掩裳上際也者若無要則衣與裳交際之間露見裏衣有要則不露見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記又云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釋曰掩裳際也者對上要而言此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記又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釋曰袂所以連衣爲之衣卽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三齊也此尺寸惟計身不計袂與袪記又云袪尺二寸注云袪袖

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案以上注疏皆
不以吉服參比則吉服制同也
玉藻云深衣三袪注云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
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又云縫齊倍要注
云齊丈四尺四寸又云衽當旁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
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
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正義
云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皇氏云言凡衽者非
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
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

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
旁皆有此衽熊氏說同惟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如
熊說則朝祭服之制與喪服同也云衽屬衣則垂而放
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
後者謂深衣之衽孔沖遠謂深衣之上獨得衽名衣下
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鉤邊今
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
又云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
若今袖矣深衣則緣而已正義云幅廣二尺二寸以半
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

素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袷二寸注云曲領也袪尺二寸注云袪口也緣廣寸半注云飾邊也深衣云續衽鉤邊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衽爲深衣之裳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衽其旁邊卽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云續連之不殊前後者若喪服則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

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也云若今曲裾也者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漢明帝所為則鄭之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

要縫半下與玉藻之縫齊倍要相足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䄂玉藻云袂可以回肘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與玉藻長中繼揜尺相足也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與玉藻三分帶下疏云下於朝祭服之帶紳居二焉相足也制十有二幅與喪服記前三幅後三幅有別也袂圜以應規注云謂胡下也要中一邊尺八寸有幅二尺須匃圜也與元端異也曲袷

如矩以應方所謂闊中八寸也注云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正義曰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云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袷廣二寸正義曰云緣邊衣裳之側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掩處其側亦有緣也其緣當在一邊

周禮司服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

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衣止二尺二寸當連淵中四寸帶下一尺計之方能屬幅釋曰經別言元端素端爲士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爲之故經別見端文也此端據正幅不據穗裳故後鄭以正幅解之也衣二尺有二寸見喪服記文雜記云凡弁經服其衰侈袂少牢主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爲大即以意爲半而益一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

雜記端衰注云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裳

當如之案此注則元端之制與喪衰同也記言端衰喪車皆無等則吉服尊卑有等也

雜記又云縗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

喪服斬衰條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衰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釋曰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彼吉服深衣須有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之衰下連裳雖如深衣不得盡如深衣并有衽故鄭總云下無衽則非直無喪服之衽亦無吉服深衣之衽也

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
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
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
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
喪大記徒跣扱衽釋文云衽裳際也
纊爲繭緼爲袍著有美惡爾其製則同皆連衣裳也
衣裳等威詳於周禮司服諸篇其尺寸制度則少明文
然儀禮喪服記言衰裳之制戴記玉藻深衣二篇詳深
衣之制而朝祭之服因可推而得焉鄭氏注儀禮制度
實絕古今然衣裳之制亦閒有失其傳者今據此三篇

及鄭注之合者以釋之賈孔之說固無取焉上衣下裳取法天地然後世袍服長居大半下雖有裳其見於外者無幾若古制則上半爲衣下半爲裳如虞書十二章六者繪衣六者繡裳周衮冕九章亦五章在衣四章在裳其長各半帶以束衣其下祇尺餘皆爲裳古人帶下四尺五寸衣帶下尺裳之見於外者僅三尺五寸也衣之長短經無明文然二尺二寸之袂加闊中四寸帶下尺則可以知之矣鄭氏誤解記文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所以掩裳上際也賈疏又推明必有衣要之故夫衣裳相接於要中裳可名要衣亦可明要但案鄭解

衽二尺有五寸以爲屬於衣之下則此衣要卽衽之上正一尺矣以布三尺五寸爲二衽則衣之後二幅亦當有二衽矣二尺二寸之衣前後聯綴四衽既已不成體製而旁垂之二尺五寸僅與有司紳齊其裳之下際亦不能揜且裳之前三幅後四幅周回圍裹兩旁斷不至開露亦何所用揜也蓋鄭所以致誤者以拘泥士喪禮掘肂見衽喪大記三衽三束漢時以衽爲小要故注玉藻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因輾轉牽合有屬衣屬裳上下相變之說不知衽之取義不一有以爲縫緝之名者有以爲小要之稱者有以爲

莞簟之稱者而衣裣乃其大號說文解字於衽字下云衣裣也於裣字下云交衽也互相訓釋是也衣以裣相交接裳以小要相接續故亦得衽名不必其同制也鄭氏必欲合之何邪衣必有裣乃可古人之衣如襌袷袍襺之屬略與深衣制同今時婦人之衫內有掩裣當是古人遺製則衣在外惟衣裳爲最在外之飾不與常服同衣之制袂之廣二尺二寸大帶四尺帶下尺衣之長其三尺六寸與衽在領之下去闊中四寸當爲三尺二寸今爲二尺五寸者下空七寸以帶下有廣尺之韠故不嫌露裳與玉藻言深衣之制曰衽當旁知朝祭之服

衽宜當中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賈釋云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賈著喪服之爲外衿知朝祭之服袷當在內也當爲對袷衽則在衣之內以掩蔽裏衣若袷皆在外賈不必贅言之矣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蓋衣裳二者皆在中衣之上前後裳幅當爲二事先繫後之四幅下齊八尺身之兩旁已當包過後繫前之三幅更包兩旁而後也喪服之裳幅三袧祭服朝服則辟積無數文質異也其裳幅之長無文以衣帶記之帶之下有衣一尺裳繫其下裳要當去四寸裳之幅其亦長三尺六寸與婦人之服則衣裳相連喪服斬衰條鄭注

云婦人不殊衰裳裒如男子衺下如深衣賈氏釋曰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故不別見裳其說是也深衣爲士大夫在私朝及家居之服猶在元端之下故其用取不費可以爲擯相軍旅之用故其制應規矩連裳於衣故止名衣其長竟體故獨名深深衣之衣既與裳連則上半截與朝祭之服同惟裳屬於衣而無要則兩旁不能互相周抱故必屬衽鉤邊鄭注以屬衽爲連屬裳之前後以鉤邊爲曲裾其說皆不分明玉藻言深衣之制鄭以衽爲裳幅交裂其說更誤葢古制之失傳自康成時已然矣孔疏附會錯謬

益甚今取記文釋之喪服及朝祭之服衽在身中而深衣之衽則必在旁玉藻言衽當旁者卽賈所謂外衿交於身旁也在內之掩襝廣約一尺長止二尺五寸深衣則如今曲裾交於袂下長則竟體裳用正幅六斜裁爲十二幅則前後各六幅上畔並屬於衣此六幅左右各三其中縫前後皆直下所謂負繩及踝以應直也左右各三幅斜齊向外其一邊縫合前後無煩細釋惟一邊不合處則有衽以鉤之所謂衽當旁者專言此一邊也其日續衽者裳之後六幅及前左畔之三幅皆連於衣身惟前右畔之三幅則上連於衣之外衿下至於足續

或為裕謂寬裕其衽裳之前右三幅接續此衣之衽至於裳之盡處也問喪篇云雞斯徒跣扱上衽鄭以為深衣之裳前公羊傳昭公受齊之唁禮以衽受注亦以為下裳當前者是此三幅之裳上連衣衽通得稱衽也其曰鉤邊者自要以上衣之衽交於衣身又有帶以束之其自要以下則內無衣身又無束帶其旁必開而不合故用鉤邊之制所謂鉤邊者裳前幅之邊必包過後幅之邊以鉤而連之所謂衽當旁也其相交處當有鈕約之數記不言者文不備耳此四字解明而深衣之制可言矣

衣脅裼襲裼袒也袒而無衣曰肉袒覲禮侯氏肉袒及
喪禮之袒是也袒而脅衣曰裼玉藻之言裼襲及大射
之袒是也鄭注自明以其辭簡故後儒不知率多謬論
玉藻云表裘不入公門葢裘以爲溫家居之褻服入公
門爲不敬故裘上必有衣使可裼因名裼其色當與裘
稱故曰裘之裼也見美也以在裘上故于裘著其所見
之美則見裼衣之美而非見裘之美也又非裼衣之獨
加於裘而不加於葛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則錦
衣卽裼衣也錦衣之上脅皮弁服左袒此皮弁服以見
錦衣之美卽裼也不袒此皮弁服使錦衣之美充於中

即襲也裘之上有錦衣錦衣上有正服孔疏謂裘上有裼衣又有襲衣又有正服不可通矣裼以致敬在君前以盡飾爲敬故裼也父母之前主於質故不裼也尸之襲無所致敬也弔之或裼或襲吉凶變也聘之或裼或襲文質變也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曰免者免袂見裼衣也又曰凡襢裼者左對覲禮右肉袒而言也士喪禮主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喪禮則當肉袒吉禮之袒不過袒露正服而其扱於面之右則同也聘禮裼襲之變賓則於文公之襲於射禮則小臣正贊之於聘禮則襲於序坫之間蓋解其紐約免去左袂扱於大

帶之右其事可俄頃爲之也袒者必偏向疑偏袒之服非行禮所宜然禮以見美盡飾爲敬非袒則不能見美可無疑也裼衣之美旣可外見而正服爲對裧又是襌衣有條不紊亦不至如肉襢之無儀矣

兄弟

兄弟與昆弟有辨昆弟者專稱也兄弟則所指甚廣故儀禮喪服經文皆稱昆弟其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注云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此猶言同

族之兄弟也又記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云公弟猶言族親也記又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疏謂亦兼族親也記又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謂妻從夫服已見上經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記又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疏云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若言兄弟恐嫌本族亦無服此行文之異若無嫌則直稱兄弟也記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是皆以兄弟統言族親也又案戴記曾子問云不得嗣爲兄弟葢兄弟猶言婚姻也服問

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外祖父母從母之尊亦稱兄弟也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兄弟之稱其廣如此此讀經者所當知也

喪服

斬衰經九條父　女子子在室爲父正服也　父爲長子加服也　爲人後者義服也　女子子反在父之室正服亦加服也　諸侯爲天子　君義服也　妻爲夫　妾爲君亦義服也

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疏有天子諸侯父在爲祖斬衰謂父有廢疾不可承服如宋光宗者也若承重曾祖高祖亦當斬衰注疏又有天子女嫁於諸侯諸侯女嫁於大夫則並不降同於諸侯爲天子大夫爲國君也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同於臣也

齊衰三年 經五條 父卒爲母正服也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義服也 母爲長子從服也 妾爲君之長子同爲所後者之妻義服也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高曾祖母

同注疏大夫士庶子父卒爲所生母又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父卒爲母三年大戴庶子父卒爲君母又繼母爲長子案喪服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與古禮不合不可從

齊衰杖期 經四條 父在爲母降服也 厭降 妻正服也 出妻之子爲母亦降服也 以出降 繼母嫁從爲之服義服也

注疏祖父在適孫爲祖母又士之庶子父在爲母又父沒大夫之適子爲妻案注疏有子爲嫁母一條與

禮不合不可從

齊衰不杖期　經二十二條　祖父母正服也　世父母叔父母加服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厭降也　昆弟正服也　衆子亦正服也　昆弟之子報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同昆弟條　適孫加服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降服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　同昆弟條　繼父同居者義服也　爲夫之君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本服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從服也　妾爲女君義服也　婦爲舅姑從服也　夫

之昆弟之子報服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本服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本服也　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　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而無主者皆本服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同　公妾以及士妾爲父母亦本服

周禮諸侯及畿內之臣爲王后注疏有適曾孫適元孫服問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小記女未練而反又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服問公子之妻爲其

皇姑

齊衰三月經十一條　寄公爲所寓義服也　丈夫婦人

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加服也　爲舊君君之母妻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舊君義服也　庶
人爲國君正義服也　繼父不同居者義服也　曾
祖父母正服也　大夫不降　女子嫁不降　大夫
爲宗子同上條
注疏畿內之民爲天子同上條　內宗五屬之女嫁
於庶人從爲國君
殤大功九月七月經九條
大功九月經十六條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
者爲其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　大夫

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姑姊妹皆降服也　從父昆弟　庶孫正服也　適婦加服也

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從服也　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妻子公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則以尊同而不降也

喪服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總衰既葬除之經一條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義服也

小功五月　殤十二條　叔父　適孫　昆弟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　爲姑姊妹女子子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皆以下殤降二等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從父昆弟　夫之叔父　姪庶孫大夫之妾爲庶子皆以長殤降一等也　大夫公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則以尊降長殤二等也

成人十三條　從祖祖父母　從祖父母　從祖昆弟庶婦正服也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皆以

出降一等也　爲外祖父母　從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皆加服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義服也　大夫大夫大夫子公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爲士者以尊降一等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以尊又出嫁故降二等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從服也

緦麻三月　殤八條　從祖父從祖昆弟　從母　夫之姑姊妹　從父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皆以長殤降一等也　庶孫　從父昆弟姪　夫之叔父　皆以中下殤降二等也

成人二十四條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庶孫之婦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皆正服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　父之姑皆以出降一等也　外孫　甥　壻　姑之子皆報服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厭降也．士爲庶母　乳母從母昆弟皆以名服也　貴臣貴妾　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皆義服也　妻之父母　舅　舅之子　夫之諸祖父母　君母之兄弟皆從服也

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喪服大功章爛簡

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

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鄭氏分爲二條謂傳文何
以大功也下十六字文爛在下此通會前後文勢不得
不然非好以巳意爲說也後之說經者痛加詆斥葢但
據此文不通考前後經文故耳夫注以齊衰三月章女
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爲例且傳文釋嫁者未
嫁者前後並同此亦較然可見矣經文雖不必有例然
文成法立其例自然不亂下言云云通傳亦無此例疏
以爲鄭君置之抑或舊釋經者注於其下後人誤作大
字連於傳文故鄭以爲不辭也且經言女子子之服惟
爲其父母降期葢以不貳斬故不杖期章女子子爲祖

父母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則皆不降其祖矣爲昆弟之父後者則亦降矣此條言女子子於世叔父母亦但以出降一等也傳既言成人而未嫁則鄭氏逆降之說亦不得不然矣至於妾爲君之黨服爲君之庶子在此章爲君之庶子適人者在小功章此章不必復言嫁者未嫁者矣若妾爲己之私親則自當言其以別之且不杖期章言爲其子爲其父母與以得爲其子遂得爲其父母遂釋之此章何不言得爲其私親遂邪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正以經文不見故補記之也然則鄭氏之分二條復何疑邪惟姑姊

妹三字則疑是衍文葢因下二條皆有姑姊妹之文而誤衍也下一條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則適士者當服小功矣世叔父母與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雖同然姑姊妹又適他族較之世叔父母有閒大功同財且或有昆弟絕屬者不幸歸宗世叔父母尚可相依故止以出降不以尊降與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同意也且經言姑姊妹者八皆與女子子連文惟大功殤服章單出以女子子與子在一條也未有與世叔父母連文者以是知其當衍也

一溢

既夕篇朝一溢米注謂溢二十兩爲米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以百二十斤爲一石析之爲一千九百二十兩陳氏不達此義訓禮記一溢米爲二十四分升之一脱去一升二字蓋以意疑食粥之米不當一升有零而不知古量之小也古一升僅十九兩二錢如其說止八錢矣古八錢當今二錢六分無乃太少乎

醋酢

醋酢二字經典多混說文酉部醋字下云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此酬醋之醋也入聲酢字下云醶也从酉乍聲此醯酢之酢也去聲酸字下云酢也䤉字醶字下並

云酢漿也今以酢爲酬醋之醋讀作入聲以醋爲醯酢之酢讀作去聲音義俱相反矣

周尺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云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正義云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寸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

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與經文皆不相應謹案以六尺四寸相乘當得積四十尺零九寸六分非五十二寸也每步剩出二十三寸零四分非十二寸也此處算法不必細問尺之大小但以步積實算之卽得古今多少之數梅氏曰當用三率互視法蓋卽同乘異除之法也其法以今步積爲一率古步積爲二率古田爲三率今田爲四率二率與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卽得四率今田之數下算里步亦依此法以古步古里乘之今步除之便得今里鄭注所算畝數里數絲毫不爽足見其精但以古今尺折成十寸立法較迂

至疏所算畝數里數外誤已甚陳氏㴑正之而其算亦不合更可哂也

占筮

襄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云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云遇艮之八晉語公子筮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云內曰貞外曰悔得屯豫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董因又對文公元臣筮之得泰之八韋云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

同謹案二易以七八爲占此三條皆言八不言七者以所占爻適遇陰也三代占法雖殊而揲蓍之數九八七八皆同左傳言艮之隨則五爻皆九與六獨二爻遇八其當占此爻無可疑者惟貞屯悔豫依韋注云得屯豫兩卦則是初筮得屯再筮得豫而非一筮得屯之豫也其云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則是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僖十五年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而非如宋蔡氏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之說也其曰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者謂屯之三爻豫之上爻也其獨以此二爻占者震爲侯故皆以震言震雖以一陽爲主然三畫之卦皆至末一畫

而卦始成故不以屯初豫四二陽爻爲占而以二陰爻爲占此所以不云七而云八也司空季子以周易占法釋之則或二卦六爻皆不變或二卦變爻不止一爻皆當以卦辭爲占而二卦卦辭皆有利建侯故占之亦非如朱子明蓍策所云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彖辭之說也至董因得泰之八亦以互體震卦爲占其曰得泰之八當依貞屯悔豫皆八之例以泰卦五爻爲言也韋云遇泰無動爻者因下有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亦以周易爲占也其謂陰爻不動其數皆八則泛指泰卦三陰爻言之不如直指五爻之爲確也

僖十五年秦伐晉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晉救鄭筮之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或二易之辭也至閔二年成季將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注以爲筮者之辭甚確葢旣曰遇大有之乾則用周易矣且蠱復二卦述卦辭之後皆有斷語而此獨無之知筮者自論變占非易辭也程氏迥以爲此二易之辭非也

豫章

春秋昭六年傳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注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吳人

敗其師於房鍾注房鍾吳地十三年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

諸豫章獲其五帥注定二年楚人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三

十一年傳秋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定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注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注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四年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案春秋傳豫章凡五見杜解於昭十三

年傳兼及定二年四年傳曰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定四年解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兩處遷就盍杜求其地而不得因略據地望作此解也然其說似太汗漫凡傳中所載地名其漫無界限者如晉之南陽東陽陰地皆以河山爲名也外此如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以其爲藪澤也若豫章則既不因山河得名又非藪澤且傳中載戰事皆實指其地名未有統舉其地勢者若槩以江南淮北漢東言之則其閒南北五六百里東西千餘里皆可名以豫章此似不可通矣今取諸傳案之竊意其地當在今湖北應山隨州之閒可言漢東亦可言淮南

而與江無涉也杜以與乾谿徐連文故云淮南以與巢連文故云江北不知吳東楚西相距甚遠至昭公時吳蠶食楚地自東而西靡有紀極但西不越漢耳而豫章在漢之東淮之南吳舟師必由淮出義陽之關則尤爲吳楚交兵要地其昭六年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者豫章爲大軍駐劄之地乾谿之次特偏師渡淮前進不必與豫章附近也十三年傳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者豫章爲自徐還楚必由之路其去徐雖遠而吳之要楚則皆由淮水自東而西直至信陽南下豫章之地必有險阨吳伏兵於此出其不意而敗之獲之也三十一年救

茲之師甫及豫章而吳人即還者用子胥之謀也至定二年之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豫章與淮逼近故得見舟若巢則與豫章相去東西七百餘里吳之多方誤楚其意全在取巢蓋巢爲吳楚阨要地自成十七年圍巢未克襄二十五年諸樊攻巢爲巢牛臣所殺昭二十四年大師滅巢二十五年傳楚復使熊相禖郭巢吳之虎視耽耽志在必取度楚亦守之甚力故借桐叛之故見舟豫章誘楚於西而潛師於東遂取巢邑也知乾谿徐巢之不必與豫章接壤而淮南江北之說可不必矣桐當是漢東小國其地亦當在德安界內杜解在廬江

舒縣似去漢太遠吳使誘楚云我伐桐伐之亦是取之吳兵西出取桐則楚不備巢所謂使之無忌也必欲使舒鳩誘楚者意楚東境遼遠吳焰甚張廬江一帶必宿重兵聞舒鳩吳人取桐之言遂撤兵而西至於豫章耳杜謂吳僞畏楚而伐楚之叛國以取媚此自弱國欺强之術吳於此時猖獗已極畏楚媚楚之說誰其信之杜隨文解義案之事情胥失之矣

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水曲曰汭水北亦曰汭小水入大水處亦曰汭此當在鄱陽界豫章二水至此入湖故曰豫章之汭漢豫章郡當因此得

名與此豫章實屬風馬也大事表以豫章爲寬大之語遂併此亦合爲一殆揚其波而失之愈遠者與

唐誥伯禽之命

唐誥伯禽之命並逸書也杜解不以爲書名者以書序無之故也然如杜說則文義不協例亦不符不知此正足以見書序之僞不當訓爲人名也

小别大别

定四年傳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至於大别杜解云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則此二别在江夏界正義云小别當在大别

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謹案小別當在大別西疏說誤也吳自豫章與楚夾漢杜云豫章漢東江北地蓋吳軍漢東楚軍漢西故司馬戌云子沿漢而與之上下也子常聽史皇之言濟漢而陳所謂自小別至大別者乃言其兵陳之遠非序戰事也下云三戰乃言與吳戰之事其戰地皆在大別以東非自小別退至大別也元和志云小別山在汶川縣東南五十里又云魯山一名大別山案汶川今為漢川縣魯山即水經注所云古翼際山也在漢陽縣東北孔所言東西正相反矣蓋自漢志誤以大別為在安

豐西南鄭氏從之杜氏雖知在江夏不在安豐而亦未能確指其處酈道元亦未指魯山爲大別至元和志始言之孔以意而言又錯會傳文所以失之也

論語論樂

古樂之亾久矣其制之存者見於皐陶謨戞擊鳴球一節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禮燕禮而升歌笙閒合樂之禮備矣論語言樂者二章其曰關雎之亂謂合樂也而子語魯太師一節尤爲明晝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也謂堂上瑟聲與歌聲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和

其聲純和非雜如堂上之清也曰皦如者謂閒歌三終也

堂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

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應之歌

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

歌樂與衆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

爲一終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以頌或以大雅而笙

入閒合亦序並同舍是節亦而泛言音律皆如夢囈矣

一魚二名

釋魚云鯉鱣鰋鮎鱧鯇鯊鮀皆一魚而二名也故舍人

之解皆同郭注以首六字分爲六魚蓋據其時目驗而

分之也然璞去古已遠千餘年後名目不能不變據其時俗之名以折古人未爲得也謹案詩毛傳云鰋鮎也鱣字詩凡三見碩人傳云鱣鯉也潛傳云鱣大鯉也四月箋亦云鱣鯉也是鱣之爲鯉毛鄭並同鱧之爲鯇亦與鯉鱣鰋鮎鯊魷等矣今所傳定本毛傳訓鯉爲鮦與郭注同然案正義云徧檢諸本或作鱧鯇或作鯉鯇下又云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爲鯇鱣爲鯉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則毛傳仍當作鱧鯇也又云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蓋自晉及唐其去古益遠目驗愈不足據矣且爾雅一書草木蟲魚以下皆是二名互釋無間巷

舉一字之名上下無所附屬者以體例求之益知毛傳之當遵也

葭菼蒹葭萑葦

爾雅釋草葭華蒹薕葭蘆菼薍李巡云分別葦類之異名非也疏引大車傳云菼鵻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亦以葭菼爲一草此又仍孔疏之誤而不察矣謹案衛風葭菼揭揭傳云葭蘆菼薍也秦風蒹葭蒼蒼傳云蒹薕葭蘆也豳風八月萑葦傳云薍爲萑葭爲葦尤截然分明使毛以葭菼爲一草何以數處皆如是明析乎惟大車之傳以經言毳衣之色故以鵻釋之其曰蘆之初生戴

氏謂蘆乃萑之譌者是也萑字據說文从艸萑聲字當
作萑隸書作萑蓋萑葦截然二物葦之初生曰葭彼茁
者葭箋云記蘆始出者是也郭氏謂薍此二草初生為
菼長大為薍成則名為萑俗名為荻說文菿字注云萑
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鵻豳風孔疏初生為葭長大為蘆
成則名為葦其說是也爾雅郭注葭菼截然不混蒹薕
則云似萑而細似與萑別陸璣疏亦以為水草然案詩
與葭並舉爾雅葭華蒹薕葭蘆菼薍並列說文蒹字解
曰萑之未秀者則蒹即菼矣蓋葭華葭蘆蒹薕六字聲
音相協故爾雅毛傳皆以音之協者釋之聲音訓詁通

一爲道也言其初生則曰葭菼兼葭言其既成則曰萑

葦詩人之詠亦皆以類從耳

男培紫敬鐫

羣經識小卷八